

清明云中寄哀思

■萧通湖

年年清明，今又清明。在这个享受春光、亲近自然与生命的节气，我们因疫情阻隔，兄弟姐妹全家无法相聚矿山，分享这个关于缅怀与告别的节日。大哥全家在珠海市区，大姐全家在赣南县城，大妹和小弟在广东江门，我和小妹在衡阳市区，今年这个清明节，我们的怀念不是在山上，而是在云中。

自从父母亲相继以95岁高寿去世，十多年来，我们兄弟姐妹全家第一次没有上山，集体缺席现场祭祖仪式。我的怀念在路上。清明，是我们的祖先共同的节日，身陷滚滚红尘，我们急功近利的现代人，同样找不到理由来忽视它，淡忘它。往年清明前夕，远在南方打工的小弟和在珠海女儿家居住的大哥，风雨兼程，不顾舟车劳顿，都要赶回来为父亲扫墓。我和妻子也从衡阳赶到父亲工作过的矿山，念念不忘长眠在那片青山上的父亲。我们把一瓶老酒洒在父亲坟头上，供奉“三牲”，即猪肉、鸡、鱼三种，对老人家大鱼大肉相待，还摆上苹果、香蕉和圣女果，一个个轮流焚香、叩首，默默诉说对父亲心中无数的思念和祈望……

记得从前除夕团圆宴前，风烛残年的父亲都要亲自出马，把盏添酒敬奉祖先。有一次，父亲还煞有介事地问我那刚上学的儿子：“我的爷爷奶奶，你叫什么？”儿子不假思索，脱口而出：“叫祖先。”父亲满意地点头笑了。如今，十二年了，父亲和母亲已长眠凤行山上，成了儿孙晚辈们名符其实的祖先了。那年清明拔草之后，父亲的坟头乱草不多。我对妹妹开玩笑：“爸爸生前对杂草深恶痛绝，闲不住的他嫌野草碍事，老人家先下手为强，早动手把草拔光了。”妹妹连忙点头：“那确实。”妻子默默地在一边焚烧纸钱，提醒我为父亲把盏添酒。

父亲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老矿工，好酒不贪杯，每餐只是大口吃肉小杯喝酒，老人家喝的是养生酒。父亲不像生前好友李伯伯，李伯伯老是醉得一塌糊涂，闹了不少笑话。李伯伯与父亲家是前后邻居，同辈分的称他“老乌龟”，孩子们尊称“犟子爷爷”。李伯伯与家父是一对欢喜冤家，每天两老无“猜”找乐子，热热闹闹从不生气。李伯伯比父亲先去世10多年，那年“五一”，父亲与世长辞，我们遵照老人家的生前嘱托，让一双欢喜冤家团聚在凤行山上。

后来，与父亲共同生活一辈子的母亲去世，也安葬于近在咫尺处，还算皆大欢喜。

此时此刻，我们的心情被纷纷扬扬的清明雨淋湿，对亲人的怀念与日俱增，却没有办法出现在祭祖路上。清明云中寄哀思，但愿河山安好，亲人无恙，当是大家的共同心愿。

四月在户

■仇士鹏

她总会在人苏醒前，伸出鸟啼
 从灶台般的肺里拔出鼾声与咳嗽
 再推开窗，让日子淋满湿漉漉的晨光

野菜们组团来厨房旅游，有条不紊
 跟随她的指引，从水池走到锅台
 “泡完温泉后可以躺在玉盘上闭目养神”
 洒上香水，享受筷子力度适中的按摩

四月的枝头从不挂上陌生的词语
 目不识丁的父亲也能闻到她的花香
 而我，让倒影在桃花流水里安家
 一本全新的唐诗三百首就有了封面

打推子，碾糙米

■彭建华

的一个原因。

打推子需要那种纯净、干燥的黄土。队里派人挑来五六担，摊开在地，用木拍子仔细拍碎，过筛去掉沙粒和杂质，加上水，像拌砖泥一样踩拌半天，再用双手反复揉搓。管老叔做的推子泥，跟面团似的，柔韧黏糯，却又不粘手。幼年的我，就特别喜欢用它来玩。我抓一点泥，双手用力搓，搓成像现在米粉一样的细线，好长一段都不会开裂，更不会断掉。我还用管老叔剩下的泥巴做弹子，晒干后比一般红石头磨成的弹子还好，不但圆而轻，而且大小适宜，弹得远而准，还不易烂。

弄好推子泥后，管老叔接下来的工作，就是将黄泥填入篾织的外围里。放一层压一层，还用竹刀使劲地插，用木锤反复地锤，不留任何一点空隙。一个推子的好坏、耐用与否，直接取决于黄泥拌合是否到位、填充是否密实。不然的话，在推谷的时候，泥巴会脱落到米里，久而久之，上面的竹条磨齿也会掉出来，导致推子报废。

最后一道工序，是在两片磨盘接合部的各自一面上嵌镶磨齿。磨齿是全竹条，为了更加耐磨，必须选用南竹的莴来削制。这也是见证匠人手艺的一道工序，需嵌镶得疏密得当、深浅适宜。浅了容易脱掉，深了容易磨平；疏了推起来吃力，密了容易碎米。这一切都与篾条嵌镶的高度、斜度、密度关系重大。如果把握得不好，不但推起来很费力，还尽出碎米，那么这个推子也就算是报废，需返工再“打”。

推子还有木架、木盘和手柄，这是不需要每年都换的。如果要换，那管老叔又得做木工活。我奶奶常说，管老叔打出来的推子，推起谷来跟纺棉花一样，只听到“嗡嗡”叫，轻松得很。奶奶那时六十多岁，一双缠过的小脚，虽说挑不得一担稻

谷，但每当父亲挑去后，奶奶总是担当推

推子的活计。

管老叔来打推子的头两年，我放学后就去守着。那个年代，家里吃不饱饭，每天还要吃一顿薯渣，所以我就有个很奇怪的想法，认为家里没有米饭吃，都是推子不好的缘故。如果一年打几次新推子，就会餐餐有米饭吃。

这种想法当然是很幼稚的，但是过了四十多年，现在仔细想想却也是有其道理的。推子的功能，完全类似于现在的碾米机。只是碾米机碾出的米，不仅去掉了谷壳，还将米上面的那层膜也去掉了，碾出的是精米；而推子推出的米，只是去掉了谷壳，显得黑糙许多，我们都叫它糙米。按出米率来算的话，糙米可达到九成左右，也没有碎米。所以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推子真是那个时代的一大功臣，而推子老叔受到厚待，也就言正名顺了。

从十四五岁开始，我就在家里承担了用推子推米的活计。推子比一般的石磨要大，约有二尺直径的样子，下面还有一个直径三尺左右的木头座架，比推子要大出来一圈的部分，是用来盛放推出的米的。这么大的盘子，当然不能像小磨那样直接用手，只能用一個长长的“7”字木钩，钩住推子上的手柄来推动。

我第一次推谷，忙活了半天，弄得满头黑汗，就是不出米，连谷壳都不见半瓣。后来，一位堂嫂见了，捂着肚子笑了半天，说了三个字：“推反了！”本应该顺时针方向推，我却走的逆时针路，从上盘下来的稻谷只往两盘中间转，稻谷堆得多了，将上盘都抬了起来。

作为一种农具，“推子”已经完成了它应尽的历史使命，悄然退出了农家日常生活，但它却是那个年代劳动人民智慧的体现。

常宁西岭竹天下

■刘治华

小小竹排江中游
 巍巍青山两岸走
 常宁西岭竹天下
 大山深处有追求

春陵河水静静地唱 缓缓地流
 流过恒古，唱出温柔
 山清水秀，竹林幽幽

夜深人静，竖笛声声
 陶醉了难以入眠的心
 竹板敲词，二胡配音
 更有一番雅兴
 我仿佛听到了山里的脚步声
 路在延伸，梦在延伸……

雨后春笋，列队欢迎
 群山翠屏，世外炊烟

山路弯弯，脚步轻轻
 一转身，三十年春留住

惊险飞行

■孙团才

1990年的一天，是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日子，那一天，我经历了一次特殊的飞行训练。

按计划，当天上午飞行，因天气原因推迟到午后飞行，我们机组三人，分别是机长、通讯员和身为领航员的我。大约15时，我们机组驾驶飞机从机场起飞。我们机组是这批飞行的倒数第二架飞机，最后一架起飞的是我们团长。团长出航后，发现前方乌云密布，感觉天气不好，就掉头返航了。随后，机场塔台命令所有天上飞机按原航线加速返航。

此时此刻，大家都意识到天气变坏了，在心里想着能见度差时如何引导飞机安全着陆，空中无线电几乎处于静默状态。大约飞行80分钟后，我们的飞机到达某县城上空。因飞机在云中飞行，我并没有看到地标。此时，飞机颠簸渐渐加剧，严重危及到飞行安全。飞机刚进入三转弯，突然一个大火球在机翼右侧爆炸，瞬间飞机进入失速状态，飞机垂直下坠！我立即通知机长：“把飞机改平！”机长即用通话器命令：“跳伞！跳伞！”

我意识到，飞机已无法操纵了，更糟糕的是，机组三人在失重状态下都无法操纵跳伞设备逃生。万幸的是，飞机离地面大约600—700米高度时，机长设法把飞机改平了。我立即提示机长：“加油门爬高！”防止飞机撞山。就在这

这次飞机安全着陆，虽然飞机和人员都安然无恙，但有惊有险。我的体会是：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，遇事不慌、沉着应对、熟悉特情、正确处置，永远是一名合格飞行员应有的素质。